

这次为期两年的德国访学,以莱茵河之秋开始,也以莱茵河之秋结束

欧游杂记

□宋尔卫



金秋时节,莱茵河畔的普法尔茨古堡

1999年11月1日,我开启第一次出国访学的旅程。在国泰航空公司的航机上,我经历了人生第一个最长的夜晚。天刚刚亮,就坐上了从法兰克福到埃森的高速列车。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得清晰,迎接我的是色彩正浓的莱茵河深秋。

无独有偶,这次为期两年的德国访学,以莱茵河之秋开始,也以莱茵河之秋结束,仿佛这个国家注定要以它最绚丽的装扮迎接我,欢送我。

从小就爱听麦洁文演唱的《莱茵河畔》,华尔兹的旋律,抒情诗般的歌词,常常令我陶醉:“莱茵河畔像诗那样美,莱茵河畔清新的意境,童话式的堡垒……”在访学的日子里,无数次乘坐火车往返莱茵河谷时,我都会习惯性戴上耳机,循环播放这首曲子,这是我工作之余最放松的时刻。

莱茵河有太多让人目不暇接的景色:翠绿的河水,两岸鲜嫩的树林,林间有彩色小火车穿梭而过,河上来往着五彩缤纷的游船和游轮……最令我惊讶的是岸边高耸的形状奇特名字怪异的城堡。后来才知道,城堡长得像猫,但鼠堡并不太鼠。宽阔的河床中竟然还留着古代的收费站,唤做鼠塔。

我们这一代在相对贫瘠的精神时段长大,恰好遇见了粤语流行音乐,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也是多么好彩的缘分

一笑风云过

□梁凤莲

如果超过半个世纪的陪伴,或者接近一个甲子的相结,这种萦绕不散的关系,算得上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的缘分,如是,就会有那么点天长地久的厮守况味了。就是它——粤语流行曲,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七十年代,随着那个年代若隐若现的潮流,一浪接一浪地拍打开来,涌动的半径越来越大,撞击着广州,风靡了广州,又随着广州刮起的南风,穿堂而过,一直北上,北上。

那时住在老屋,那被认定为工商业主的陈家大儿子,大型企业宝钢的钳工,心灵手巧,自制了一套音响,用家里存留下来的黑胶大碟,在民国时期建造的层高四米有余的房子里,轰放出前所未有的声响,闻所未闻的旋律。

那时的震撼,不仅仅是心脏,恍觉那声响,穿越了身体,穿透了感觉,穿透了时间,手足无措不知在倾听什么,跟什么对话交流,甚至连老房子都被洞穿了。那个释放出这些声响的男人,外表有着无聊的平淡,眼神却有着痴迷的得意,而这些排山倒海的不可思议的声音,原来是钢琴曲,是贝多芬的、肖邦的、李斯特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而那时的我,仅仅见过钢琴的照片而已。

某一天,租住在老街小楼房的花名叫“路不平”,走路有点瘸的回广州度假的香港人,手提着一个小型的录音机,一路走一路把声音播撒到巷子的空气里,传出的歌声,听大人说这是罗文、凤飞飞、许冠杰等香港歌星的红歌,尤其是许冠杰的“我地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而作奴隶”,是这个娶了广州姑娘、花着港币和代用券、每次回来都派给街坊牛奶糖夹心饼干的在地盘工头的标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替的时候,时势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生活开始了很大的变化。地处南边的广州,毗邻港澳,通过水路陆路种种途径进入广州及广大的珠三角的物资开始剧增。家里的录音机、小型唱碟机、随身听、电视等家用电器,通过香港的亲友,从早期深圳的罗湖、东莞的樟木头、珠海的拱北、从增城的新塘甚至是番禺市桥的鱼发广场,从荔湾的西场电器城,从海印桥的音响世界,开始流入千家万户。

从此,粤语流行音乐就像倾盆大雨,随着七十年代末家家户户的屋顶楼顶竖起接收香港电视香港电台的鱼骨天线,随着一场场季风,一下子就淋湿了广州及周边的地区,甚至一发不可收地进入了广东以外的外省歌舞厅,进入到封闭多时才打开窗户的更大的天地里。

那时,广州自发的歌迷开

此塔得名于一个道德惩戒的寓言故事。说是一个无良大主教为了减少人口解决饥荒,把来求助的饥民困在塔内烧死,后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被无数从河中游来的饿鼠分食殆尽。几乎每一个莱茵河的城堡都流传着一个传说,世代相传,让德国这条父亲河变得更加美丽而神秘。

德国访学,自然少不了游历欧陆。我和彼得相识,就是在阿尔卑斯山上Lienz小镇的一次实验室总结会上。他来自布达佩斯,我来自广州,我们都曾听说过对方成长的城市,但从来不知道对方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直到我们聊起小时候同学过的一本英语教材,《灵格风英语教程》,我给他来一句里面的“My father is standing by the window smoking a pipe”,他立刻回一句“My mother is sitting in an armchair reading a book”。双方相视大笑,把酒言欢,商量合作,互邀访问。我们的相遇再次印证了,真挚的友谊没有国界。

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小镇既宁静又惬意。像Luchbruck、Lienz这样的小镇居住几十户人口,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间邮局,一个餐厅兼酒吧,还有

一所旅馆。虽然是山区,现代化的程度相当高,交通非常便利,几乎每个小镇都有汽车站或火车站,通往欧陆各大城市。冬天的阿尔卑斯山并不因为冰封而冷清,皆因不少游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阿尔卑斯的各种滑雪道和所提供的滑雪配套公共设施有上百年历史,人们慕名而来,即使不滑雪的游客,也可以端一杯热咖啡,坐在阳光下看小说,或是一边欣赏节奏明快的巴伐利亚民乐,一边观看滑雪勇士们的英姿,冰天雪地中,自有一派嘉年华的热闹。

巴黎,给人的印象是时尚之都,浪漫之城,很多人去巴黎都少不了疯狂购物。而我对巴黎的喜爱不在此,我宁愿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徜徉在这座艺术之城,细细地品味它独特的文化气息。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路边咖啡厅坐坐,在塞纳河边散步,欣赏悠扬的法国香颂,回味《茶花女》《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等经典著作,再惬意不过了。最近我读完了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作者用精辟的语言,描绘了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伦敦两座大城市的百姓故事,“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这些传世的经典名句,至今仍在叩击人心。大时代泥沙俱下,鲜花和荆棘并存。人世间的生活不都如此?我深深感到,很少能有一座城市像巴黎那样,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如此巨大。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与魅力,无不令人震撼,令人陶醉。

访学是一种游历,游历何尝

月升月落,时光荏苒。如今,吃月饼的欲望悄然淡去

那时的月饼

□龙建雄

小时候,每到中秋节的前几天,两个姑父就会来给爷爷奶奶送节礼,几斤肉,一点当季的水果,比如桔子、板栗,还有就是用油纸包裹着的一个土月饼,5个或是10个装,一起用小麻绳捆起来,因为捆,油纸上就沾上了不规则的油迹,亮闪闪,透着清香。

月饼包装的油纸,有普通的白色,也有淡红色,稍大一点才知道,这是做月饼的师傅用来区别月饼的“身份”的。普通白色油纸就是普通月饼,月饼馅是冰糖、花生、芝麻混合物,吃起来硬邦邦,有时磕得牙齿响。那种淡红包装的月饼,就极有可能是放有桂花糖、麻仁或陈皮、咸蛋黄的那种高级月饼,薄薄酥皮粘满芝麻颗粒,吃起来软嫩松口,价格要比普通月饼贵许多,送人倍有面子。

姑父们搭配着送,一捆普通月饼,一捆高级月饼,奶奶教育我说,这叫做过日子。她边说着,边把月饼连同送来的其他食品,一同锁进了她和爷爷房间的那个大大木箱子里,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想象,盼望着中秋节这一天快点到来。

有一天,奶奶大发慈悲,赏给我一个桂花月饼。我别提有多高兴,油纸要小心翼翼地扒开,因为土月饼很容易掉皮,这最外面的一层面粉经过烤制,香香的,吃起来响脆,入口即化,深厚的麻仁、桂花清香在嘴里萦绕,食而不觉甚甜,香酥而不油腻,回味无穷。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我小时候没有一次性完整地吃过一个月饼。奶奶和我说,手有余粮心不慌,好的东西,要留着慢慢吃,上午吃一点,下午吃一点,到了第二天还有的吃。有了弟弟妹妹以后,奶奶还告诉我,要学会分享,大哥要有大哥的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把月饼的油纸保护得很小心,要是破了,月饼就会散成一团,弄得口袋脏兮兮。我把剩下的月饼像宝物一样带在身上,村子里总有人笑话我是“好吃鬼”。

十七岁那年,读高中的我离开家乡,如愿当兵到了江城武汉。部队是个大家庭,逢年过节,节日气氛非常隆重,春节、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佳节,官兵们会聚拢在一起团圆,吃大锅饭菜,品百家香,也因此,我有幸品尝到许多战友家寄来的当地月饼。那时,不再是一层一层地剥着月饼面吃,而是大口大口,一种口味一种口味地品尝,心里别提那个美。

月升月落,时光荏苒。如今,吃月饼的欲望悄然淡去。乡村在变,生活在变,时代在变,年少时的那个我也在变。不过,纯朴的内心没有变,奶奶教我的“学会过日子”“手有余粮心不慌”,这些统统没有变。



溪山初秋(国画)

□谭劲

新诗台

有感

□于坚

逝者如斯 沧桑如梦
我已走过大块 遍读诗书
斗转星移 进来顺爱
世界依然是一罐好酒
年轻时酩酊大醉 一饮三百杯
高山在上 大河在下 青莲在左

东坡在右 俄罗斯是一位
深沉的挑夫 美人呵 永远在途
同时代人已经背叛 这个夜晚
我只想与头上的星空为伍
滴酒不沾

车过大兴安岭

□郭杰

无边的森林和草甸
覆盖着
连绵起伏的山冈大地
初秋的光线下
轻风带来了田野的气息
金色的野菊花
在山坳里自由绽放
湛蓝的天空蓝得出奇
洁白的云彩也白得出奇
这不是童话里的布景
是北国洋溢的一派生机
哦,每一天
都有许多列车
载着无数远方的游人
蜿蜒驶过大兴安岭
留下一声声赞叹
和情不自禁的惊奇

一个小小的平地火山口居然能储满一泓千年碧水,且千年不涸,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只此青绿

□黄康生

一泓碧水凝日月,古往今来湖光岩。那古老神奇的湖光岩就像一块凝翠碧玉镶嵌在雄狮岭下,给温润的湛江增添了几分妩媚,几分灵动。

“白牛仙女”“天崩地陷”“龙鱼神龟”“铁骨鲤鱼”……湖光岩玛珥湖的面积虽然只有2.3平方公里,但藏有九大千古不解之谜。据《雷州府志》记载,湖光岩“大旱不涸,淋雨弥月不溢”,“以水中皆黑沙石至清无垢,没肩尚可数趾指纹,故亦名净湖”。一个小小的平地火山口居然能储满一泓千年碧水,且千年不涸,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的确,湖光岩不仅有谜一样的身世,还有谜一样的身影。

从空中俯瞰,整座湖光岩就像一块“心形”宝镜仰面镶嵌在火山丘之上,荡漾着迷人的清梦。那蓝幽幽的湖水,深不见底,碧绿碧绿的,令人以为是“天池”里的琼浆玉液。这琼浆玉液应是集天地之灵气酿造而成的吧?透过碧绿的湖水,可以看见黑白相间的锦鲤在畅游嬉戏。偶尔,也可以看到锦鲤跃出水面,在空中翻腾旋转。

清风徐来,那蓝锦缎似的湖面泛起千年一梦的涟漪,一圈圈,一层层,荡漾出迷人的蓝,醉人的绿。

那湖水的绿与山岭的青交织在一起,融汇成只此青绿。

我蹲下身掬起一捧湖水,咕嘟咕嘟喝下,顿觉唇齿回甘,意韵幽幽。又舀起一捧水,洒向天空,还没等水珠溅落,空中就飞来一群白鸟。它们时而低飞斜掠,时而高飞长鸣,让碧澄澄的湖面骤然生动起来。

乘坐小艇,向湖心驶去,迎面吹来了碧绿的风,风里还携着淡淡的潮气。湖心的水很深,深得见不到底;湖心的水也很绿,绿得像一块千年的碧玉,泛着幽幽绿光。

我贪婪地吮吸着这“湖心绿”,顿觉神清气爽。我知道,这口“湖心绿”是带“魂”的,那

是一种清幽、澄澈、透亮的“魂”。

“碧水锁清幽,一点湖心绿”。我举起“湖心绿”与天空对饮,突然发现天空也混着湖水的绿。那湖水的绿与天空的蓝融为一体,不是蓝不是绿,又恰似绿恰似蓝。这醉人的蓝绿呀,是这股静谧、安详、幽深。泛艇湖上,我的梦被染绿。不知从何时起,白鹭的翅膀也被染绿。它们伸展着细长的脖颈在湖心滑翔,撩起一道道水花。待翅膀沾满湖水后,又扑棱棱地飞向楞严寺,飞向七星洞,飞向雄狮岭。

雄狮岭上碧树如云,荫翳蔽日;雄狮岭下碧草如茵,绵延不绝。微风拂过,岭上的灯火渐次亮起来,星星点点。远远望去,如同天上的星星,散落在山岭湖畔。

湖边的高杆灯、景观灯、草坪灯、地理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它们光芒四射,宛如一串串瑰丽的流火,照亮了碧湖,辉映着碧空。正当我被眼前的情景迷住之时,一轮明月已挂在斜上方。那些顽皮的小星星围在月亮旁边,像是一群托腮听讲的小精灵,每每听到湖光岩千古不变的传说,它们都会发出闪闪的亮光。

随着时间流逝,月亮越升越高,越来越亮,就像刚出浴的“仙子”,玲珑剔透。“月亮仙子”轻舒广袖,将万顷月光泻入碧湖,给碧湖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随后,穿过轻纱似的薄云,在碧绿的湖面上翩翩起舞。那曼妙灵动的舞姿,引得鱼儿争相跃出水面。

临湖鱼曼舞,伴月影婆娑。望着水里的月影,我蓦地发现,湖光岩不仅有万年碧湖、千年碧水、还有百年碧树。那些碧月、碧灯、碧草更是常伴左右。如此澄澈清明之地,不就是安放灵魂的最佳处所吗?

月光如水,一切仿佛沉醉在梦里。醉卧在湖光岩这泓碧水中,我久久不愿醒来,也不愿离开……

连村娃子们也不来戏台上玩了,漫长难耐的寂寞时光里,便有那一场戏来填补

土戏台

□李集彬

村庄的戏台以前有个华丽的屋顶,后来屋顶塌了,戏台就成了个土台子。

戏台在小学操场东面。春天来了戏台上长满草,草青葱,有羊来吃草;草如茵,有村娃子来摔跤和打滚。夏天,金黄的稻谷把村里的埕都晒满了,连屋顶也晒满了,偌大的戏台不能空着,铺上一层油纸用来晒谷。秋冬时节,寒风一起,戏台就空了,草枯了,连村娃子们也不来戏台上玩了,漫长难耐的寂寞时光里,便有那一场戏来填补。

一进入农历十月,村娃子们就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盼望村庄普渡日的到来。农历十九那一天,戏班的人来了,土台子上幕布还没有搭好,土台子下面的位置就已经被长椅短凳占满了。有的怕被挪了位置,用绳子把椅腿扎在一起;有的还不放心,抬来沉重的石条把椅子压住。

十九晚上,锣鼓咚锵锵敲响,戏开锣了,村巷里没有人了,都在戏台下面。操场里面挤满了人,挤得站不下脚,挤不进去就爬到屋顶上去。有人半夜打瞌睡不小心从屋顶滚落下来,摔断了腿。第二天腿好了能走路了还来看戏,忘记了疼痛又爬到屋顶上去。

老戏迷看戏,人坐在土台子下面,眼睛却闭着,不看戏,闭着眼睛听戏。悲剧戏班每年演的都是那几台戏,戏文都会背;接下去哪个角色上台,做什么动作,唱什么戏文,都熟稔于心。当奸臣押上台,包龙图大呼:“来人

啊,抬上龙头铡。”戏就差不多要散场了,于是提前退场回去睡觉。

年轻人看戏,心都不在戏上。四乡八村的俊男靓女都来了,全在一个土台子下面,这时候哪有心思看戏?一年里只有这三天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看心儿偷偷喜欢的那一个人。看到两眼痴呆,看到挪不动脚步,连尿都憋着,戏散场了还舍不得回去。

孩子们看戏只是看个热闹。戏开场,幕布一拉开,文武百官一登台亮相,沿着土台子边缘哗啦啦转一圈,跑龙套的便要出来翻筋斗,一连翻十几个。孩子们一一看数,去年十六个,今年十八个,不会错。戏到了高潮,锣鼓喧天,刀枪剑戈十八般武艺齐上演,戏台上乒乒乓乓打起来,你来看我,刀光剑影,村娃子们便一齐涌往台前,顾不得看场的那一根长竹篙从台上扫下来,被扫到了,打疼了,便哭了。哭完第二天就忘了,又往台前涌。戏台子上啦啦呀呀唱起来,村娃子们就没有那份耐心了,或者被零食吸引住,或者跑到操场外面野地里要去了。

村庄土台子上这三天戏每年都在上演,反反复复讲那几个故事:《狸猫换太子》《吕蒙正》《春草闹堂》《薛丁山与樊梨花》《陈三娘》。长年累月,戏在乡下人心里扎下根。这戏是一面镜子,村人们通过戏反观自己的人生,便多了一份人生况味。寂寞的土台子,在漫长的秋冬季节里,有这一场戏,就足够它反复咀嚼填补寂寞了。